剩一首或兼有一尾、一羽、一爪的程度[10]，或者头部还有凤鸟的某些特征，而躯体部分或作条状，或作卷云、旋涡状，出现了似云非云、似凤非凤的新形式。这是一种非常典型而独特的花纹，是楚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战国中晚期漆器上大量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西汉。

从荆州出土的漆器纹样的总体风格看，云纹、变形凤鸟纹十分发达，其具体表现为具象与抽象并用，写实与写意结合，而西汉漆器则以写实为主，纹样趋于简单，表现出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的变化规律。西汉早期，云气纹、变形鸟头纹、波折纹、B形纹等十分常见，而三角变形凤鸟纹最具特点，以鸟的嘴、眼部位及上卷的尾部构成[11]。如出土于高台M2的西汉早期彩绘云凤纹漆圆盘之内底中圈及内外壁所绘三角变形凤鸟图案即为其典型。许多器物，如耳杯、圆盘等的主题纹饰多表现天地交融的大自然现象，也间有具象小鸟等动物，且大多数画面中都点缀着一种变形凤鸟符号（鸟头纹），这种符号通常绘饰在器壁或纹饰相交之处。至西汉中期，具象的凤鸟纹、鱼纹等写实性较强的动物纹样上升至主导地位。如高台M28为西汉中期墓，出土的彩绘鱼纹漆耳杯、彩绘鸟纹漆耳杯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以具象动物为主题的纹饰很少使用辅助纹样，有些抽象的纹饰，辅助性纹饰也极少，画面极其简洁明快。抽象的凤鸟纹和龙纹虽依然存在，但在形态和表现手法上已趋于简化，变得规范，早期的三角变形凤鸟纹至中期已基本不见。以高台M28的彩绘龙鸟纹漆圆盘为例，绘抽象云龙和具象凤鸟，龙体卷曲，形象洗练、夸张，是极为抽象的写意之作；凤鸟以工笔细绘，生动逼真，整幅画面龙舞凤鸣，相辅相成，具和谐之美。汉代大量写意的变形凤鸟纹也由战国楚漆器上的变形凤鸟纹演变而来，并与云纹组成完整的构图。这类图案，粗看似云，细看似凤，这种似云非云、似凤非凤的云凤纹是秦汉漆器上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纹饰。

荆州西汉墓出土的漆器上还有一种形态作S形、B形的龙、凤纹日益增多，S形纹一般两两相对或向背，作为主题纹饰出现在画面上，活泼流畅，规律而不拘谨，高台墓出土的彩绘漆云龙纹耳杯即具此特点。B形纹则多施于器物的边缘部位，起着装饰作用。在商周青铜器的纹样中就已经运用S形构图方法，但比较呆板。漆器上S形的构图方法正是继承了青铜器的构图技法，因漆绘优于刻铸，因而比青铜器上呆板的纹样优美，且富于变化。类似英文B形的纹样从何演变而来？陈振裕先生认为，是一种变形夸张的鸟头纹[12]，“一般而言，是由联体变形凤鸟纹到并列几何变形凤鸟符号，到群体几何变形凤鸟符号，一直完全线条化——数线并列的水波纹”[13]。有的B形纹单独使用（图四），有的为两组或两组以上的B形纹用横线连接（图五），还有在此基础上变形夸张为联体变形鸟头纹者（图六）。秦代的变形鸟头纹一般由近于写实的两个鸟头构成，变化较少（图七）；西汉的变形鸟头纹由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变形鸟头纹构成繁复的图案，类型很多（图八）。

总体上看，西汉中期的漆器纹饰较早期的繁缛变得简洁明快、美观大方，反映了西汉王朝鼎盛时期的文化风貌和漆工艺的成就。

4. 使用功能

新入藏的漆器多为实用器具，也有明器和陈设品，饮食用器有耳杯、樽、盂、盘等；丧葬用具有镇墓兽；陈设品有双龙座屏等。

① 耳杯，又名羽殇、耳桮。羽殇之名，最早见于楚辞《招魂》：“瑶浆密酌，实羽殇些”。汉晋唐人辞赋中也都有羽殇之称，《汉书·外戚列传下》有“酌羽殇兮消忧”之句。西汉称桮和耳桮，《史记·项羽本纪》“幸分我一桮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漆书“君幸酒”和“君幸食”等字样[14]，故可